

利比亚变天,一向温文尔雅的赛义夫也突然“变脸”。



小卡扎菲变脸

文/尚之

在西方世界眼里,赛义夫是利比亚政坛的“明日之星”——作为卡扎菲的次子,他见多识广、思想开放,且仪表堂堂,自小接受良好教育,深谙西方人的思维习惯,是他们与利比亚打交道的不二人选。

孰知,利比亚变天,一向温文尔雅的赛义夫也突然“变脸”。在人们看来,小卡扎菲变得“像其父亲一样不可理喻”。可这之中的因果又如何能一语道尽!

“宿命地作出错误的判断”?

不久前,赛义夫接受欧洲媒体采访时说:“是我们支持了他(萨科齐)的竞选活动,我们拥有证据。我们准备披露这些证据。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是让这个小丑把钱归还给利比亚人民。我们帮助他是希望他能对利比亚人民好一些,但他让我们失望

了。”

2月20日晚,赛义夫出现在利比亚国家电视台,发表将近40分钟讲话。他说,利比亚将推出多项改革,包括在一些领域放松限制、就制定宪法开始协商等。

他驳斥了卡塔尔“半岛”电视台关于卡扎菲已经离开利比亚的报道,称“穆阿迈尔·卡扎菲,我们的领袖,正在的黎波里,我们与他在一

在人们看来,小卡扎菲变得“像其父亲一样不可理喻”。



起”。同时,他警告,如果持续动荡,国家可能承受“内战风险”,石油财富将“化为灰烬”,而他的父亲及其政权,“将战斗到最后一分钟,直到最后一颗子弹”。

赛义夫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(CNN)采访时称,动乱将使利比亚变得“更加强大、更加团结”。他发誓,“我们绝不允许一小

撮恐怖分子控制我们的国家和未来”,他和他的家族制定了“A计划、B计划和C计划”,所有计划都发出同一个信念——“与利比亚共存亡”。

同期,网上出现他挥舞自动步枪、宣称要向支持者发放武器的视频。“你们面对的抗议者不足为道,他们是流浪汉、捣蛋鬼和瘾君子。今天,兄弟们,你们所居住的城市的黎波里,要将他们清理干净。”人群随即发出一片欢呼:“我们支持你,我们的领袖,以我们的灵魂和热血!”

看到这些“疯狂”的画面,赛义夫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读书时的论文指导教师戴维·黑尔德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“他看上去是那么憔悴、紧张,甚至可以说是可怕,他就像莎士比亚笔下的人物和弗洛伊德的研究对象:一个心灵备受煎熬的年轻人,挣扎在对父亲和家族的忠诚和对改革、民主、法治的信仰之间。发表那种讲话的人,完全不是这些年来我所熟悉的赛义夫。”

下,导致现有全球治理体系失败的核心原因是——高度不民主”,他的论文分析了“如何创建更加公正、民主的全球治理机构”,重点是要发挥“公民社会”的重要作用。

黑尔德说:“赛义夫曾致力于改变他的国家,但他的承诺已被他所陷入的危机所压垮。他宿命地作出错误的判断,这是一个悲剧。”

“打掉美国人的鼻子
又能怎样?”

赛义夫出生于1972年,在卡扎菲的7个儿子中排行老二。他在西方世界对其父亲的仇恨和报复中长大。1984年,他亲眼目睹了4岁的妹妹死于美国针对其一家的导弹轰炸。但是,他没有因此而蜕变成一名激进偏执的“革命狂人”,也没有堕落为一个被宠坏了的阿拉伯“花花公子”,而是成长为一名致力于国家进步、锐意改革的“有为青年”。

他先是在国内一所大学学习建筑。1998年,他去

维也纳攻读工商管理硕士,2002年到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攻读博士学位。利比亚的许多纪念碑、运动中心、图书馆都由他主持设计建造。他还在伦敦、罗马举办过画展,引起不小轰动,他也乐于以“艺术家”自居。

“赛义夫”在阿拉伯语中意为“伊斯兰之剑”,但他似乎并没有咄咄逼人的锋芒。他没有在政府中担任任何职务,惟一的头衔是“卡扎菲国际慈善和发展基金会主席”,致力于“社会、经济、文化和人权领域的人道主义事业”。然而,在利比亚寻求与西方和解的道路上,每一步背后都有他的影子,大有“曲线救国”的意思。

2000年,在基金会的调解下,一批被绑架的西方人质在菲律宾获释。“9·11”事件后,利比亚主动向美国示好,支持其出兵阿富汗,并表示愿意协助其打击恐怖主义。

2003年,利比亚以基金会的名义,与美英洛克比空难事件中的遇难者家属达成总额达27亿美元的民事

他所熟悉的赛义夫,彬彬有礼,态度温和,很有绅士风度,对“民主政治、公民社会和自由主义价值观”充满渴望。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《论公民社会在全球治理机构民主化进程中的作用——从“软实力”到集体决策?》。在序言中,他写道:“我认为,在新的全球环境





赔偿协议。同年底,经赛义夫与英国军情六处、美国中情局多次密谈,利比亚宣布放弃研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。

后两桩事,成为利比亚与“宿敌”美国改善关系的转折点。此间舆论评价,利美复交,是“赛义夫的个人胜利”。对于洛克比空难,赛义夫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(BBC)采访时说,利比亚只承担“责任”,不承认“有罪”。之所以妥协,只是为了换取国际社会取消对其经济制裁。他坦白地说:“比起美国来,我们太小了。如果你在一个街角碰见泰森,他向你索钱,你显然不能说不。”

在利美关系冰释前嫌的同时,利英关系也空前打得火热。2004年3月,在他的牵线搭桥下,时任英国首相布莱尔“历史性”地访问了利比亚,与卡扎菲“亲切”交谈1小时20分钟。此前不久,他在给卡扎菲的信中,亲切地称呼其“亲爱的穆阿迈尔”,结尾则署名“你的朋友托尼”。“化敌为友”是赛义夫的口头禅。这个游

学西方的年轻人,显然比他的父亲更熟悉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。当父亲咬牙切齿扬言要“打掉美国人的鼻子”时,他反问道:“那又怎么样呢?”

在谈判中,他充分利用多重身份,协调各方利益,传递各种声音。正如他说:“我的角色很复杂。作为基金会主席,我代表民间的声音,因此可以批评政府。有时,我要和政府合作,却又不代表官方,因而有一定灵活性。同时,我又是领导人的儿子,需要和世界各国打交道。”

在他的影响下,利比亚走上了一条“现实主义”道路,一步步融入国际社会。此时的赛义夫,俨然已是利比亚在国际舞台上的一张“新面孔”。

欧洲上流社会“座上客”

赛义夫精通英语、德语和法语,外号“欧洲人”。

他在与全球商业、慈善、政治精英的交往中表现得游刃有余,曾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授予“全球青年

领袖”称号,是欧洲上流社会的“座上客”。

英国安德鲁王子曾在白金汉宫接待他,后来赛义夫在的黎波里回请了安德鲁王子。2009年,赛义夫在黑山共和国举办盛大生日派对,出席的名人包括与其交往甚密的俄罗斯铝业大亨奥莱格·德里帕斯卡、世界最大黄金生产商巴里克黄金公司董事长彼得·蒙克、摩纳哥亲王阿尔伯特二世等。

而曾多次访问利比亚的布莱尔一直与卡扎菲一家保持着“亲密友谊”,赛义夫称之为“家族朋友”。其他与赛义夫关系密切的名流数不胜数,英国前商务大臣曼德尔森勋爵、法国总统萨科奇、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……

“糟糕”表态成众矢之的

赛义夫为西方社会广泛接受,卡扎菲对这个儿子显然也颇为看重,有意让他成为自己的接班人。

2009年10月,卡扎菲为赛义夫“量身定制”了一个新职位——“利比亚社会和人民总委员会协调员”,统领总人民大会和总人民委员会,同时负责国家安全事务,揽议长、总理、防长三职于一身,属国家元首级,权力仅次于卡扎菲本人。

但赛义夫拒绝了这一任命。他在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说,利比亚已不再需要“伟大领袖”,“军事政权、国王、王储时代已经过去,人们应当自由选出领导人,未

来是民主时代”。

有人评论,赛义夫之所以选择远离政治,一个重要原因是其新锐改革得罪了势力庞大的国内保守派。赛义夫一直呼吁“政府现代化”,在不伤害现有体制的前提下,以法治国,确保民主,保护新闻自由和人权。但在利比亚的政治斗争中,改革派仍处于劣势。佐证就是赛义夫曾两度隐晦地表示“退隐”,专心发展慈善事业。

然而,新的局势让有意“退出江湖”的赛义夫再次成为众矢之的。由于他的“糟糕”表态,他在西方世界的形象大打折扣,昔日好友纷纷避之不及。全球青年领袖俱乐部将他除名,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发生学生示威,要求校方与赛义夫领导的基金会划清界限,退还基金会捐赠的30万英镑。学院院长霍华德·戴维斯爵士因“学校声誉受损”而引咎辞职。甚至有人拿他的博士论文说事,称其中有17处“涉嫌剽窃”。

遭遇内外夹击的赛义夫,这些天来可谓看尽世态炎凉。但他无暇品味其中苦涩:国家正陷入“内战”,多国空袭利比亚。利比亚路在何方?

西方国家想必也很纠结:尽管赛义夫的“变脸”令其“错愕”,但仔细想来,值此危机时刻,除了他,还有谁更适合充当卡扎菲与国际社会的“桥梁”,并可能对其施加西方所期待的影响?“舍之其谁”,是一个问题。

(江侍书荐自《南方人物周刊》)